

# 黃加持取締幫會

前貴州省政府主席吳鼎昌所著「花谿隨筆」，曾經提到，抗戰時期，貴州以貧瘠省份，却担負起西南大後方的沈重担子，給政府最大的供獻，就是貴州的安定。貴州爲甚麼能够安定？實在得力於適時而又適當的處理了幫會問題。他所說的適當處理了貴州的幫會問題，說起來好像很輕鬆，實際上並不太簡單。爲甚麼能够處理的適時而又適當？恐怕連吳鼎昌主席也不太清楚。

民國三十一年，黃加持到重慶出席「四一」大會，人事室龔仙舫和黃康永告訴他，戴先生已經決定派他到貴州負責，公開的職務是貴州保安處第四科科长。貴州緊接湘西，黃加持又是湘西人，他們認爲他這一次到貴陽以後，可以從貴州向湘西發展游擊武力，將來大顯身手。龔黃都是湖南人，當然他們都希望黃加持在家鄉有所作爲，才這樣對他說。

四月八日的晚上，戴先生在曾家岩請黃加持吃飯，爲他餞行。吃完飯，戴先生告訴他此行的任務，說道：「你這一次到貴州，最緊的要做好兩件事，第一要和地方人士協調好，第二要切实取締幫會的活動。一切重要問題，請示吳主席和韓處長（貴州保安處長爲韓文煥）以後再行動。」

黃加持聽了戴先生這樣吩咐，才知道派他去貴州，要做些甚麼工作，連主管人事的龔仙舫都沒有弄明

白。所謂協調好地方人士，他一聽就明白了。貴州最有勢力的地方人士，就是何、谷、王幾家，而這幾家又都和中央有密切關係。所以，在地方上和這些人士協調好，對中央有很大的作用。至於戴先生爲甚麼注意到貴州的幫會問題？爲甚麼要他去取締？他却一時想不透，既不便詢問，又不能和別人研究，祇好等待到了貴陽，看看實際情形再說。四月二十日，他渡過長江，在海棠溪搭乘南下的汽車，向貴陽馳去。

貴州站的同志，大部分受過訓練，忠實肯幹，祇要把任務交給他們，不要操心，也會做得很妥當。不過同他們談起幫會問題，好像誰也不甚注意。黃加持經過仔細調查研究，貴州的幫會勢力，的確不小，一旦戰爭蔓延到貴州，問題就嚴重了，不能不事先注意，大概這就是戴先生要他取締的原因吧？好些幫會分子，從淪陷區域集中到貴州，他們的政治意識不够正確，分子又複雜，有些人生活困難，很容易被敵人漢奸和共產黨利用。當時共產黨在貴州的策略：「埋藏而不脫節，祕密而不中斷。」怎樣才能不脫節，不中斷呢？利用幫會的活動來掩護，就是他們的一種辦法。還有土匪、走私者和許多不法分子也往往和幫會勾結，對於大後方的社會治安，很受威脅。但是政府並沒有取締幫會組織的明確規定，而幫會在抗戰初期，又在上海幫過戴先生很多的忙。若干幫會的領袖人物住在重慶，擁護政府，擁護抗戰。所以戴先生交付給他取締幫會的任務，絕對不能洩露出去，增加戴先生的困難。必須小心謹慎，仔細設計，不能大意，不露痕跡。

爲達成戴先生所交付的任務，黃加持加強佈置，特別派了好多同志打入幫會的組織，以便了解掌握幫

會的一切動態，調查清楚幫會的各個重要分子。當時在貴陽，屬於戴先生領導的機構，除了保安處第四科，還有貴陽警察局、檢查處、緝私處、郵電檢查所等。這些機構都必須取得聯繫，對於取締幫會的工作，才會運用得當，發生力量。他向各方面宣稱，抗戰期間，中央對幫會的決策，是要他們向敵後發展，不能在我們的大後方活動。既說是中央的決策，又言之成理，自然就會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了。

黃加持調查清楚，六月中旬某一天，幫會將有一次大規模的祕密集會。他趕緊報告吳主席，因為這是一種很危險的集會，需要取締，吳主席責成他負責採取行動。那一天，當場拍了許多照片，作為證據，逮捕了陳保元等四十多人。理由是抗戰時期，未經呈准，私自集會，擾亂治安。因為事先佈置週密，各方面配合妥當，沒有發生一點騷動。

這一次行動，立刻遭受上自中央，下至地方的有力反對。不但幫會的有力人士從重慶打電報給吳主席講情，幫會以外的好些中央大員，也有電報責難。地方上為他們奔走活動的人更多，省議會議長平剛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。我們同志中，有些人也不滿意，罵黃加持胡來、多事。幫會方面既然知道，這次抓人由黃加持主持，於是恐嚇信雪片飛來，有的要揍他，有的要殺死他，甚至在他住宅門口放下兩枚炸彈。

好在，取締幫會活動，在中央有戴先生為他撐腰，在地方上有吳主席做主。他不理各方面所加的壓力，更不怕無聊的恐嚇，下定決心，貫徹到底，絕不妥協。不過為了表示政府寬大，減少反感，除了依法懲辦陳保元等少數首要分子，其餘的人都交保釋放了。經過這一次嚴厲取締以後，貴州的幫會勢力慢慢地消

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一八〇

聲匿跡了，幫會的分子再不敢明目張胆地活動了，敵人漢奸、共產黨，乃至土匪等等，再也無法利用幫會的組織了，走私和非法活動，也失去憑藉。等到三十三年冬天，日軍攻打到貴州獨山，因為內在的問題已經解決，社會安定，因而沒有發生任何意外的事故。實在是由於戴先生深謀遠慮，克制機先；黃加持執行任務，不折不扣，割掉了社會上的這一個毒瘤的緣故。

